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關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

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着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爲萬騎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

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

史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

致仕唐休璟爲朔方道大總管 冬十月甲申禮儀

使姚元之宋璟奏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

爲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

通鑑卷三十一
非長不當立已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彘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

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

通鑑卷二百十
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巴西葬孝

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壬子

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仙先

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訶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仙先知之逃奔

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仙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仙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仙先在拜詹事丞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 庚午許文貞公蘇

瓌薨制起復其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

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審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

而獲全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
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
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
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覽
而善之 宦者閭與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
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
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
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
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
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雪犯

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
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
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
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
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
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
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
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從愿承慶之族子
象先元方之子也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彈國子祭
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

授欽珉饒州刺史山暉括州長史

侍御史楊孚彈

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乎隋文帝之姪孫也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姚州群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不從知古發劔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群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雋路絕連年不通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

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

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

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

太子使其壻唐駿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
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
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
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
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
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
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
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
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
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
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
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
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
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
諸王附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
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
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
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
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
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

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

王闕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爲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弗聽澤身之孫也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

主許嫁突厥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 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又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

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吳陵順陵量置官屬太平公主爲武攸暨請之也 辛酉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義諫皆不聽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爲岐州刺史時遣使按察十道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東西道又分隴右爲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

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縣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
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
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
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
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
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
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
柿復生赦天下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
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
書令韋安石爲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

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
也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
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群臣多諫懷貞獨
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爲皇后阿奢今爲
公主邑司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
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
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
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
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
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

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畜積有幾中外

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兇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群凶而誅之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爲之造第趙履溫爲之葺園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爲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如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

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先天元年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 戊子幸滌東耕籍田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揚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旣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辛酉廢右御史臺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志望嘗自公主第

通鑑卷三十一
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
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

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
燕州刺史李瑊有隙瑊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
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
訥為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 戊寅上祭北
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
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羲
有保護之功癸丑以羲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
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

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
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
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
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
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
敢救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
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
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
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
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

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涕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措洛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群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

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

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
 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
 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
 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
 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
 巳於漠州北置渤海軍恒定州境置恒陽軍媯蔚州
 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以
 后父仁皎為太僕卿仁皎下邳人也戊申立皇子許
 昌王嗣直為郟王真定王嗣謙為郢王 以劉幽求
 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

檢校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

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
 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
 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
 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
 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
 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
 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
 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

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談
嘲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
舍人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
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
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
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
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
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
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
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

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
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
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
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
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璟城知其謀留幽求
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駿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駿
使遣幽求幽求謂駿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
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駿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
友者也駿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
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

通鑑卷三百一
七
為陝王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王后無子母養之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譴之

開元元年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書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

通鑑卷三百
因人所利合醜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
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其別
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祚榮與靺鞨乞四
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
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
逼祚榮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
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
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
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
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祚榮

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
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庚申敕以嚴
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侍其
疆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竟舜迹
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
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
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
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
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

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
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
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
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
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
罷之以待閑月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
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
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凡文武之臣大半附
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

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
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
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
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德良之
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
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
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
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
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
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

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

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

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
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
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
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旣誅湜與右丞盧
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
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
亦寃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
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
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
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
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
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
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
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
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
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
赦天下已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
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
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

以上至于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于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張詵爲中書令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揚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詵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巳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詵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

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訥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

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
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
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
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
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彘之用才非
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
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
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
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
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

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
書郎 巳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爲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群臣上表請

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 中書侍
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群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
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
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
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
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

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
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敕都督刺史都
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姚崇旣爲相
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
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
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
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
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
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唐紀二十七

起闕逢攝提格盡強
圍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
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
恒式 已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舊制雅俗之
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
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
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
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
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亡富
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
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
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
法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
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
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

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
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
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
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
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
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
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
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

通鑑卷三百一
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
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
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
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
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
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
之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
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
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
城置兵屯田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史

陸象先等爲之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
子大理司直倫爲恭陵令竇孝謙之子光祿卿幽公
希城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
王府司馬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
爲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
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
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
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突厥石阿失
畢旣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
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

通鑑卷三百一
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
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
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旣大
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爲睦州
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
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
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
草澤終身勿齒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巳
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
其部落二萬餘帳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

中宗遺詔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
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爲宰相不能匡
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爲姑
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爲沔州別
駕嗣立爲岳州別駕彥昭爲袁州別駕嶠爲滁州別
駕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盜隱官物
下州徵贓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晦
皎之弟也 毀天樞發匠鎔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
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至是并毀
之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

乾和末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
祿可汗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貢外試檢校官自
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己酉吐蕃相全達
延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
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
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
宰相復全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
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黃門監魏知
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
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

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
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宅日上從容問
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
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
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
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鄉時臣外而冀之臣子
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
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
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遂知古
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辛

通鑑卷三百一
五
亦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

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司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鬪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湏臾之間使者上

返上親爲業者煮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

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纔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
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戍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
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至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
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
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
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

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薛訥與左

監明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
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
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

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
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
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
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
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敕免訥死削
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
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
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溱州刺史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
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

禁人間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
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
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
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
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王範
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
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 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
充掖庭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
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
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乙亥吐蕃將全達延乞力

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
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
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與太僕少卿王峻帥兵擊
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
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
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已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
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
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臣
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
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
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 九月戊申
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上幸驪山温湯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
法江嶺淮浙劔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
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
涼州降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欲親
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戊午上還宮 甲子
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群
牧使王駿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分達延將
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人胡服夜襲
之多置鼓角於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
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

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
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
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
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
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
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旣
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
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
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宮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
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乙酉命

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牙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湏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壘宕十二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 乙丑立皇子嗣真爲鄯王嗣初爲鄂王嗣主爲鄆王辛巳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是歲

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

書稱一臣
有文臣之度
又有大臣之
忠慮如不
足以當之抑

此言其為
名利之成歟

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
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
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
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
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
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
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
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下首
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
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
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懷戾以竊其名是亦罪
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勦力以濟明皇太
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
之珍聖其心好之不壹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

杖輕貶睦州刺史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

麗莫離支又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
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

胡祿屋酋長支匄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

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

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

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

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

通鑑卷三百十一
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
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
定邊道大惣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
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
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
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
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
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
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秋七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
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
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爲左散騎常
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
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
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爲之造腰輿在內
殿令內侍舁之 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
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

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
子上幸鳳泉湯十一月己卯還京師 劉幽求自杭
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甲申卒于道 丁酉以左
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
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
熟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濟上疏以爲今西域服從
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
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
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
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

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
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
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
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
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况邀功不成者復
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爲不然既而虔
瓘卒無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
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
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
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

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西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贓污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

為歙縣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尚書左丞韋玠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玠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玠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守忠既死默

通鑑卷三百五
四
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首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爲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攜 乙酉

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彞章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鄜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温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

通鑑卷三百十一
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
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
班景倩人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
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
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
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鵙鵲鸚鵡等欲置苑中使者所
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羅捕禽
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道
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
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况鵙鵲鸚鵡曷足貴也上

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

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
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
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
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
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
至大饑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
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
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

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姬寘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王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姬豈宜

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比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逆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訖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

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不
受乃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

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 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暉欲谷以為謀主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駿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御制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

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曠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曠者頡利旣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

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

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
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
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
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旣得思泰
等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
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
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
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
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
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
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
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
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廟號睿宗御史大夫
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傑按之反爲所構左
遷衢州刺史 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
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
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
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丙甲以尚書左丞
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
極寺以病疴謁告上遣使問衣食起居狀日數十輩

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彛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

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丙辰上幸驪山温湯乙丑還宮 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

通鑑卷三百七
三
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

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

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

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

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營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

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謚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貢不貲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初上徵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

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軍大使 太常少卿王仁惠等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爲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

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
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
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
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
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
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
伏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
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

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况弟臣於兄可躋
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
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
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
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
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旣
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
引躋僖公爲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
上亦以爲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故頌
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爲康州都城尉

通鑑卷三百十一
新廟成戊寅神主祔廟 上命宋璟蘇頌爲諸皇子制名及國号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之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群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唐紀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
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
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辛酉敕禁
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
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頲請出
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

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

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秋八月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

十二月行之。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宋璟奏括州貞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憚之。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爲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渤海王大祚榮卒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
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
守一請用竇孝謀例築墳高五丈二尺上許之宋璟
蘇頌固爭以爲隼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
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
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爲之昔太宗嫁女資
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旣用其言文德皇后
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鄴陵以自速其
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
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爲當傳

無窮末以爲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
况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
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頌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
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辛卯宋璟等奏
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
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
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
書也 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
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秋閏

通鑑卷三百三
四
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
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
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
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
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
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
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九月甲寅徙宋
王憲爲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
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
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

惡棄食於地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
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
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
憲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温湯癸卯還宮 壬子
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一月壬申契丹
王李婆固與公主入朝 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
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
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鄉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
再蒙超獎遂以諸人不類又是后族湏杜輿言乞下
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

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饒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齋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

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冲整比群書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為懷王謚曰哀 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褒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為

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權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劾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貞外郎貞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貞 六月漚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

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

上行幸長春宮壬午畋于下邳

上禁約諸王不使

與群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虛已於新州離其公主萬

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荏承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駿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

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駿之約必喜而先至駿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駿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旣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噉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

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噉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噉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噉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噉之衆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

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
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
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
督仍充諸使 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官僚

一準京兆河南 丙寅上幸驪山温湯乙亥還宮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
加檢括融攷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
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

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

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
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
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
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
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
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
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
汗其審圖之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
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
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

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

罰 以太僕卿王毛仲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日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日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罽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

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駿相知討之駿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駿不協駿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駿爲賣已由是復叛上以駿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貶駿爲梓州刺史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

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求爲後法 癸亥以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奐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奐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

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冲上群書四錄凡書四萬
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十二月乙酉
上幸驪山温湯壬辰還宮 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
者悉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以繫絙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
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
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
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
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事兢終不許
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太

史上言麟德曆浸踈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
新曆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
安二軍三受降城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
爲西京留守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充百
官俸 乙丑收職田畝率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
上至東都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
使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 閏月壬申張說
如朔方巡邊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

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 己巳制增太廟

爲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

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

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安南

賊帥梅叔焉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

勛討之思勛募群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

斬叔焉積尸爲京觀而還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

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

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

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

王嶠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
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己亥
敕宗室外戚附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
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
楚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
帝許稱襄王之子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留
守王志愔不獲比曉屯營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
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姪齊損廻秀之子也
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未吐蕃
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

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
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晝夜倍
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
蕃不敢犯邊 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衆久之不
決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璟至止
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
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
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
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
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

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
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
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
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
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
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
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
矣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甲寅上幸
壽安興泰宮獵於上宜川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比
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絜等爲諸衛將軍 十一

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前廣州都督
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
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
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
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
輕加笞辱以阜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
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
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
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佖先乃爲
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

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家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上從之上女末穆公主將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柰何爲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

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子祭后土於汾

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爲贛尉坐廣爲儲侍煩擾百姓也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己巳罷天兵大

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峻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

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祔于太廟九室 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疆附之者數年 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

驪山作溫泉宮甲寅還宮 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十二月甲午上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峻坐黨引踈族貶蘄州刺史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六
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
自給事中居母憂

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
度等使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宮爵求得庶子義
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瓘利其爵邑與
弟璆謀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妄冒襲封復流嶺南
以璆繼上金後為嗣澤王至是王真公主表義珣實
上金子為瓘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為嗣
澤王削璆爵貶瓘鄂州別駕壬寅真宗室旁繼為嗣

王者並令歸宗 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
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
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
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
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
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
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
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
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粲然皆古
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 五月丁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亥停諸道按察使 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
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
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
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
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安崔沔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丘同皎之
從父兄子休大敏之孫也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
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
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
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

出之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
昏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勗爲
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癸亥思勗生擒行璋斬首
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閣皆依品
給赦行璋以爲洵水府別駕 姜皎旣得罪王皇后
愈憂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
不決者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
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
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已卯廢爲
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部

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足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

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 冬十月丁酉謝颺王特勒遣使入奏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為然賜帛遣之 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戊寅至東都 辛巳司徒申王撝薨贈謚惠莊太子 群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是歲契丹王

李鬱干卒弟吐十襲位

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

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徒郟王嗣真爲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爲忠王更名浚鄆王嗣真爲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洎鄆王嗣玄爲榮王更名滉又立子瑊爲光王濞爲儀王漦爲潁王澤爲永王清爲壽王洄爲延王沐爲盛王濫爲濟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駕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

進銀卷三百三
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
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
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
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
說固辭而止 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
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
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
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
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
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

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
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
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曠欲谷環
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
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
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不獲愧見
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
衆夜犯通洛門悉捕斬之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
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

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
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
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每置
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
不絕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巳丑上備法駕至山
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
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

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
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
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
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於社首壬辰
上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
加三公一等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
禮畢推恩徃徃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
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
是中外怨之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

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
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
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
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
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
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群望之
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
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
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

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
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
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
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
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
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
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
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耀卿叔業
之七世孫也十二月乙巳還東都突厥頡利發辭
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王毛仲有寵於上百

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
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
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
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
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
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筋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
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
彌篤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
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
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

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上疑
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
請分吏部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
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
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
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邴吉漢
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况大唐萬
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
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是歲東
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于闐王尉遲眺

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
斬之更爲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